



• 人物纪念 •

爱我所爱，奋斗一生 ——纪念我的父亲廖卓庭

我的父亲廖卓庭1939年9月19日出生于浙江衢州小湖南垵头村。故乡山灵水秀，天高地远。父亲在父母和兄长的关爱下走出大山，读完中学并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专业。196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从事晚古生代地层和腕足动物化石研究，一直工作到2020年6月在广西柳州宜州地区野外地质考察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1岁。

父亲说过最震撼我的话，就是那句“我做的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小时候，每每出差或出国回来，父亲都是春风满面地走进家门，带给我和妹妹一些新奇的小礼品，还有世界各地的风景照片和书籍。我非常羡慕他总能走南闯北，也能游山玩水，也坚信不疑父亲做的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工作，以至于在我填报高考志愿时，也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父亲的学校和专业。当时信息不发达，远在新疆野外考察的父亲直到高考快发榜时才知道我的选择。他给我和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他说到这个专业非常非常辛苦，野外工作需要能忍受严寒酷暑、风吹日晒，甚至危险，根本不适合我。

我是多年以后读他的自传才渐渐了解他说的种种辛苦和危险，还有他曾经遭遇到的人生经历与磨难。1971年，父亲因工作劳累造成胃大出血，切除4/5胃，几乎送命。后来有了可以去新疆野外工作的宝贵机会，却在临行前身体检查不合格，差点去不成。在他的一篇《新疆情》作文中他这样描述：“1984年初夏，25人的大队人马进疆。曾经是唯一‘入疆体检’不合格者的我，却因奇迹般的幸运，在获得名医许可后，顺利入疆。然而，喜悦很快变成了烦恼，新疆马上给我一个‘下马威’：因为

水土不服，我整天胀肚子。别的人一周、十天后就消失恢复正常了，我却一直‘保持’，胃口很差，体力不济。之后，又因为在达坂城吃了碗牛肉面，同食的其他同志都没事，只有我，数小时后却发生菌痢，几乎送命！病愈之后，深感胃已切除4/5的我，健康状况实在难以与其他同志相比：那次菌痢，要不是同事救助及时，碰巧对面就是新疆医学院，再晚一点就医，我就没命了……尽管病痛和健康上的不幸事件，还出现过多次……”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凭着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和毅力，父亲从1983年起投身西部开发，连续22年承担新疆地区国家科技攻关和油气地质科研项目，“七五”主持完成“新疆北部石炭系及其含矿性研究”课题，成果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八五”率队重点调查吐(鲁番)哈(密)盆地含油气地层，提出“走出侏罗系，打开五叠门”的勘探方向新思路，为盆地南缘发现新油田作出重要贡献；“九五”完成准噶尔盆地东部和三塘湖盆地地层调研，为区内找到亿吨级油气田，提供了扎实的地层古生物依据。

父亲事业上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居然是从一场差点发生的车祸开始。那是1987年的7月5日，父亲和考察队刚刚翻越新疆库尔勒附近的铁门关正向塔什店方向前进时差点和其他车相撞，撞车事故虽然避免，但父亲的头已重重撞上挡风玻璃，这样车就慢慢停下来休息。下车后父亲愣住了，他发现脚下的这套地层，与他在马鞍桥、阿其克布拉克及沙泉子一带看到的石炭系，在层序构造和地貌形态上非常相似。可惜当时需要继续赶路，稍稍停留后车就离开了。当天晚上父亲找来库尔勒幅地质图查看了铁门关一带的地质构造和地层情况，

得知这套变质岩地层划归于元古代兴地塔格群, 铁门关向东的库鲁克塔格及其南坡没有存在石炭系的记载。父亲心中升起疑问, 后来回到乌鲁木齐, 他又查找了资料, 尤其是新疆地区的同位素地层资料记载更增强了父亲对铁门关变质岩地层时代的疑问。不过由于其他任务, 父亲直等到一年后的7月21日才再次回到了当时的车祸现场。在他的《铁门关》一文中写到“毕竟此前我只是凭借一系列间接证据, 推测铁门关这儿可能为石炭纪地层, 而实际上到底能否找到化石, 证明这套变质岩确是石炭系, 完全要碰运气。这项类似海底捞针的工作我自己心里没谱, 加之烈日当空, 酷暑难当, 大家很快就累了, 慢慢地一个个都上车避荫去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敲打寻觅。就在我也差不多想打退堂鼓之时, 突然我在一层黑色千枚岩中见到一小片白色的大理石岩片, 俯伏下来再用地质锤扒了一下, 竟然发现是一形态已变形的海百合茎!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即刻顺层追索, 终于在临近公路的小斜坡上抠出一枚腕足类化石。我立刻大声招呼远处的同事们, 他们一听发现化石, 也都来劲了。几个人联合起来又扒又挖, 其结果实在令人兴奋, 不仅很快顺层采到大长身贝 (*Gigantoproductus*) 等一些腕足类化石, 还发现了珊瑚等其他化石。尽管这些化石保存得并不好……但完全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 含化石地层的时代为早石炭世。我此时的激动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忙碌一阵, 拍完照片之后, 我们又高高兴兴地顺坡向前观察了一程”。父亲的《铁门关变质石炭纪古生物群的发现与研究》一文, 推翻了以往的传统认识, 对塔北地区的地质构造解释和油气地质勘探意义深远, 他也因此获得应有的荣誉和奖励。

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工作38年后, 父亲于1999年退休。但他依然热爱古生物事业, 他在他的《退休后工作要点》一文中写到“我作为赴疆工作经历较长者, 是我所几代人中, 承前启后的开拓者之一, 传承和接续研究新疆地层古生物,

做好辅助我所年轻一代, 是我有生之年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将当仁不让, 尽力而为。”在此后的20年中, 几乎每年, “只要年轻人需要: 我立即随同出差, 帮助发现研究剖面, 努力辅助课题组顺利完成野外工作任务”。

2020年6月15日傍晚, 我打开微信看见父亲发给我一张在广西野外出差的照片, 立即就拨打播出视频电话接通了微信那端的父亲。他那里是早晨, 看上去神采奕奕的, 告诉我正要下去吃早餐, 然后会去河池一带考察。告别时我咔嚓按下快门(手机截屏), 定格了父亲和我的笑脸, 谁曾想那竟是父亲和我的最后一张合影。5个小时以后, 他在考察中, 突然倒下被从野外送到医院, 在重症病房抢救了两周, 却一直没有醒来和守候在病房门外的妹妹见上一面。再次视频看见父亲时是在殡仪馆里, 父亲被鲜菊花簇拥着, 身上盖着崭新的红被子。我注意到他还戴着那顶他只要出门就会戴着的白色工作帽子, 他的嘴微微张开, 那也是他这几年经常的样子(可能是年纪大了, 需要张开嘴呼吸), 他给我的感觉似乎只是睡着马上就要起来去工作……父亲安葬那日, 老天特别开恩, 故乡雨过天晴, 青山翠谷, 郁郁葱葱, 伴随父亲入土的是他一生的挚爱: 地质锤、放大镜和钓鱼竿。

我翻到他自己写的简历: “1962年10月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1999年退休, 返聘, 继续工作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原来他早已暗示了他自己的命运。父亲生命虽息, 但他对地质古生物工作的热爱依然激励着年轻一代。父亲以前提出过我国二叠-三叠纪混生动物群新概念, 为推动浙江长兴煤山剖面研究和国际二叠-三叠纪界线层型(金钉子)在当地的最终确立做出过积极贡献。如今他的侄子也开始为浙江长兴金钉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普宣传出谋划策, 而我也开启了地质旅行, 寻找收集化石的新爱好。

谨以此文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地层古生物学家, 我的父亲廖卓庭致敬!

(作者: 廖卓庭之女——廖宁)